

擦亮阳光

罗勇 著



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丰富形成巨大反差。人性的善良，道德的高尚，风俗的纯朴，这是城里那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们很难见到的亮丽风景。读读本书。学学他们如何做人

花城出版社

擦亮阳光

明
勇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擦亮阳光

罗勇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2

ISBN 7-5360-3998-0

I. 擦 ...

II. 罗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106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陈 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98-0/I·3241

定 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述了一群贫困山区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与精神生活的丰富形成鲜明对比，加上人性的善良、品德的高尚与风俗的古朴，使得本书呈现一种令人心灵震撼的崇高美。作者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在主人公们的身上倾注了真纯的心血与诚挚的感情，动情之处，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催人泪下。

前 言

我认为，一本书出来了，该有个前言，像一个人出门前要穿衣服一样必要，缺少了就是一种遗憾。

感谢花城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让我再次拥有出书的机会，同时拥有自说自话写前言的机会。

这本书写得仓促，不敢说缘于时间关系，说白了就是太急功近利。与《我是差生》相比较，进步微乎其微，我的感觉是原地踏步，惟一不同就是头抬高了眼睛看远了。仅此而已。

整个写作过程却很艰辛，夜以继日加上通宵达旦一点也不夸张。

感谢蒋德华同志一直站在我心灵的最高处，用无形的力量驱赶我一笔一画往下写。

感谢张爱梅女士不辞辛劳照顾我的日常生活，让我尽心尽力写作，并且不厌其烦地帮我改正错别字。

感谢对面破瓦房中的女教师在无月无电的夜晚，在烛影摇红时吹响的悠扬笛声，使我的心在烦躁时宁静如止水，冰冷时变得无比温柔。

最后要谢父母生养了我，谢读者成就了我。没有您们就没有我！

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言语难尽所怀，就此打住。
年轻人太唠叨了不好，容易让人怀疑更年期提前。

2003年2月15日

星期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照例躁动不安。离下课时间还有十分钟，一些同学就已经开始收拾课本和文具。书本合上的响声和文具盒关上的响声此起彼伏，许多人的屁股下面像坐了钉子，不安地扭来扭去。

有一些班级的老师提前下课，楼道里充满杂乱的脚步声和嘻嘻哈哈的打闹声。

严肃的政治老师皱了皱眉头，转头看看窗外，亮晶晶的镜片后面一双细小的有些潮湿的眼睛里露出不屑神色。他伸手抹一下油亮的额头，梳理得油光水滑的大背头愈加贴切，纹丝不乱。

“现在开始布置作业，”他慢条斯理地从西装口袋里抽出笔在课本上做记号，“七十三页第一题第三题第六题，星期一早上交。”

教室里重新响起打开书页和翻动文具的响声。后排的几个人开始叽叽咕咕的抱怨，立即招来更多附和。政治老师合上课本，转身往门口走去，铃声响起的刹那间他得意地转头对学生说：“现在下课。”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从不看表，但能准确估计下课时间。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从不“恩准”学生

提前下课。

李海山认真地在书上做好老师布置的作业标记，收拾好书，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看看杂乱的教室，放下书包，将那些忙着“逃亡”的学生弄乱的桌椅仔细整理归顺，关好敞开的窗户，扫完地才往外走。经过黑板前，他拿起黑板擦把政治老师龙飞凤舞的粉笔字一一擦去。

这些事，李海山自打当上班长就没少干，他本来安排了值日生的，名单排好了，毛笔写的正楷大字醒目地贴在黑板旁边。平时大家还算遵守的，可到了周末，再也没有人愿意留下做婆婆妈妈的事。但学校的值周老师对卫生检查却丝毫不放松，李海山就一个人把所有的工作都包揽了，使得他们班在全校卫生评比中每一次都遥遥领先。

凭良心说，李海山根本没有想讨好班主任讨好学校领导的意思，有人居然说他抓“表现”邀功请赏争当“三好”学生。那天，同村的同学徐强富告诉他这事儿时，他确实怔住了，是不是真的不该干他可以不干的事，是像徐强富说的那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到星期一就点名惩罚上个周末不做值日的同学？不，他绝不会这样做。他知道班上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同是农村学生的他太了解农村中学生的生活了。周末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休闲娱乐的大好时光，而是回家帮助父母劳动的日子。很多人赶着回去完成的活儿，上个星期父母就安排好了。李海山不愿耽搁别人的时间，更不愿他们班落后于人，他宁愿自己多耽误些时间，多挨父亲几句不满的抱怨。

李海山迈开长腿匆匆走下教学楼，穿过一排排修剪整齐的万年青树，回到学生宿舍。宿舍楼里剩下的人不多了，肩上挎了背包的学生正在邀三约四呼喊同村同学一道结伴回家，不停

地揪着自行车铃。

在这所小城镇中学里，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农村，住校生全是农村的，每到周末，除了少数“情况特殊”心怀鬼胎的人不回家，大多数学生都要回去，学生一走，偌大的学校空空荡荡盛满冷冷清清的气氛。

李海山往背包里塞了书和作业本，整理好床铺，锁上门匆匆往停车棚赶去。

穿戴整洁的徐强富在停车棚门口等他，白色夹克竖着领子，黑色裤子线条直挺挺的像锋利的刀刃，皮鞋刚擦过油，映了阳光，贼亮。他斜倚在自行车车把上，望着海山，咧一嘴白森森的牙呵呵笑道：

“大李，忙到现在呐，想当劳模也用不着这么辛苦嘛！人家说，劳模都是傻子，你一点儿不傻，怎么就干上了劳模的事？”

“不回家了？怎么现在还没走你？”海山顾左右而言他，不愿与强富扯这个话题。他绕过强富，到看车老头那儿交票。老头子横眼看他，一把将灰白的鸭舌帽沿往后拉，显露给海山一个白而多皱的额头。

“每次都是你落后，你当我是专门替你看车的？我也忙着回家休息啊！”

海山抱歉地一笑，推出自行车，长腿画了个优美的弧形，人就稳稳当当骑到车上。

强富还等在那儿，海山以为他要和自己一块回家，他们两家相距不远，按徐强富的话说他在家放个响屁李海山坐在那里也听得见。

“一起走。”海山刹住车，长腿支地。

“我不回啦。”

“干嘛呢？又约会谁了？”

“你以为除了约会就没有别的事值得我留下来？告诉你吧大李，城里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今晚我要和它约会的电脑游戏，不玩不知道，一玩忘不掉。别一心扑在学习上，生活的乐趣尽在课本之外哩！”

“小资产阶级情调，玩物丧志你知道不？你不回我走啦。”

“别急，我请你帮个忙——回去顺便告诉我爸一声，就说我明天中午回来，今天感冒了，骑不动车。”

“真的假的？”

“别这样严肃行不？你一脸正经好像你从来不会说谎似的，不会说谎还算个人吗？”

“强富，该回家得回家，正农忙……”

“我知道，农民的活儿，一辈子干不完，多一天少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强富拉了拉衣领，跨上自行车，回头说，“我明天回来，你一定告诉我爸，我感冒了，记住是感冒不是拉肚子，别像上次一样把拉肚子说成感冒。不攻自破的谎言对于我们高中生是一种侮辱，再不能重犯啦！”

李海山骑着自行车，穿过灰蒙蒙的城市街道，一辆辆车身溅满污泥的“的士”载着欢声笑语的男男女女从他身边驶过，扬起的灰尘像烟雾一般笼罩在街道上空。街道两旁零乱的地摊摆着杂七杂八的货物一件件全落满灰尘，像刚出土的文物。一只白色塑料袋鼓满风追随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上下翻飞。太阳伞下的冷饮摊上坐满了人，许多背着书包的男女学生挤身其中，间或便有人叫李海山喝冷饮或吃凉面。他看见曾咏竹斜倚

在街边栏杆上和几个城里同学闲聊。一个同学见他叫他大李，曾咏竹寻声转过头看李海山，目光极快地越过他看到别处去了。李海山和大家模棱两可地打招呼，心想曾咏竹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呢！

李海山穿过闹市区，渐渐驶入城郊，路越来越难行。坑坑洼洼的路面积满乌黑的水，车辆驶过时飞溅的泥点子涂满街道两边的房屋和电线杆，下水道被阻塞了，污水混合着街上的泥浆汨汨地从一栋楼房的墙根下钻头觅缝流进去。行人们寻找污水中岛屿般裸露的干燥地方，袋鼠似的跳跃前进，大大小小的车辆着了魔一样磕头碰尾，驾驶员们无一例外地左右急速转动方向盘。

李海山小心蹬车，紧握车把的手汗津津的。他骑过一家餐馆门前，一伙戴白圆帽子的人咋咋呼呼地捆翻一头牛，牛哞哞叫一声，大眼睛瞪着蔚蓝的天空。雪亮的屠刀穿进牛柔软的脖子，黑红色的血剑一样飞射到空中，迎风散开，洒下一片血雨，染红了污黑的水面。李海山忙加紧蹬车，顾不得道路坎坷不平。每一次穿越这座小城，他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感觉，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他为自己目睹的景况难过——人们打着“发展”的口号盲目践踏自己的家园，所谓“发展”总是以环境和生态的严重破坏为代价，金钱是惟一的强大动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驶过城乡结合地段，路平坦了一些，李海山加快速度，破旧的自行车开始全身心投入地响动，公路两边的树一排排向后飞快倒退。他盘算路程，至少还有二十几里，得加快速度。屋子后面那畦地有一半没犁过，他上周末回家犁了一半，门前的硬板地必须瞅准水分犁过来，过了这个星期，天气变化了，水

分过重或过少就不好犁。当村长的父亲绝对没有时间管这些事的，他一年到头没有几天空闲时间照顾家里的农活。

海山放慢车速，拐上一条与公路相接的乡村土路。他抬眼看看前面那座陡峭的山，幽幽林木掩映下，一条盘山土路飘带一般从半山腰环山飘落下来，一直飘到他的车轮底下，翻过那座山，就到他们村了。到家不会太晚，他默想着今天老师讲的内容，刘瑾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呀！你吓我一跳。链条卡壳了？”李海山支好自行车，问坐在路边的刘瑾，“链条缺油了是不？车胎漏气？你该小心一些，路上有许多玻璃碎片哩！”

“附近你有熟人吗？”长着一张圆脸的刘瑾起身拍打粘在裤子上的灰土草屑，“看看能不能借点胶水。”

“补胎啊。”海山抬头看看已经接近山头的太阳，“怕来不及，干脆找个地方寄放好，我带你回去，星期天回来补行不……笑什么呢，不放心我的技术？”

“你不怕村里人笑话？”

“骑趟车有什么的，人正不怕影子歪。你怕啦？”

“不怕，我怕谁？我怕的人还没生哩！”

“那就走呗，我还得赶回去犁地。”

两人找一户人家寄放好车，刘瑾坐到海山的车后架上。山顶的树把夕阳光分成一束一束，或粗或细的光柱子直直射下来，蚊子便在灰白灰白的光柱里嗡嗡嘤嘤地飞。

“大李。”刘瑾仰脸看着海山高高的脊背，金色的夕阳将他鬓边几绺迎风吹起的头发染成金黄色，“大李！”刘瑾说，“你又留在后面做值日了。”

“嗯哪。”

“徐强富、祖明俊他们说你傻哩!”

“傻……傻就……傻呗!”上坡路,海山开始喘气,他骑着“之”字拐,上身摇摆不定。

“我下去走。”

“别……人走哪有……车快,你让我……练练脚劲。”

“大李,曾委员对你有成见,她说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你想争当‘三好’生的事其实就是她说的。”

“曾咏竹是吧……!”海山不习惯用学生官衔为代名词称呼别人。

曾咏竹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除他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叫她“曾委员”。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海山接着说,“随便她说去。”

“她说你和班主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上学期班主任漏题给你,你才会考得第一名,要不……”

“她真这么说啦?”

“骗你是小狗。”

“这个曾咏竹,我什么地方得罪她呢?”海山仿佛自言自语。

路开始下坡,自行车飞驰而下,路边的树木一晃而过。风鼓起海山的衣服,衣角一下一下地拂过刘瑾的脸,她闻到海山身上浓重的汗香。似曾相识的味道使她突然想起父亲坚实的怀抱。她闭上眼睛,想着这个与自己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块儿从小学上到高中的男孩,他的每一点变化都记在她心里。但她的变化呢,他在意么?这个一直在同学里出类拔萃的男孩。她自以为很理解他,包括同学们说他“傻”的一面,她反感曾委员

说他的那些话，自始至终认为是曾委员妒忌心理作祟，自叹能力不如人却不甘认输的诽谤诬蔑。曾委员？！什么东西，除有一张漂亮脸蛋一身时髦打扮外，提到学习成绩比她刘瑾好又怎么赶得上大李呢！

李海山刹住车，刘瑾轻盈地跳下来，手边往背包带里套边说：

“你说你有胶水胶皮，星期天我等你和我一块儿补胎啦。”

“好人做到底。”

海山答应着，却见路边地里几个人停了手里的活儿，拄了锄把看他们，相互对视间脸上荡漾开无声的笑。他忙把车蹬得飞快。路边，杨柳枝低低地披拂着，小河水清凉的水散发着青苔和阳光的味道，几个年轻姑娘和小媳妇弯腰低头在小河里洗菜，间或露出白皙的背脊，她们忙抬头四下里望，伸手往后拉拽衣服，就看见了李海山，笑着问：

“海山，回来啦，不声不响的，看见什么了？”

“是呀，”另一小媳妇睐一眼海山说，“偷看别人要害火眼病的！”

“瞧你把人家海山说的，海山多老实的人。”

“老十（实）？老九他弟弟是吧，老实人私底下可干事了，海山心里想的都是大人们的事呢，海山，刘家姑娘你给拖到哪儿去了？”

海山只笑不答，他知道说不过她们，要是强富在就好了，他最能说这类不荤不素的话，姑娘媳妇都不是他的对手。

快到家了，海山听见自家院坝里传来吵闹声，一些人在他家院门口进进出出。又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家真的难得有个清静时刻。村里发生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找村长，东家的牛吃了西

家的秧，张家的鸡啄了李家的苗，事情永远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事就是李海山父亲的事。

海山推车走进院子，青石板铺就的院坝里挤挤插插站满了人。父亲坐在人群中间，叭哒着长长的旱烟杆，袅袅烟雾缭绕在他头顶。徐强富的父亲徐仕荣捋着袖子，一张没有多少肉的瘦脸青筋毕露，薄而宽的嘴不停翕动，唾沫星子横飞，他周围的人都感到下了一场酸腥的毛毛雨。

“你是村长，”徐仕荣双手叉腰，头凑近李村长的脸，一颗小脑袋像觅食的鸡不停地偏来偏去，“你说说，我徐仕荣没有支持哪一项政策？什么事情拖过你李村长后腿？救济粮来了我没问你要过一颗半粒，救济衣我徐仕荣连什么样子都没见过。现在有小额扶贫贷款了，你还不让我沾边，我不信你李村长能独吞了！”

李村长倏地站起身，系着红头绳的长烟杆指到徐仕荣的脸上：“徐仕荣，说话得摸摸良心。独吞？我独吞过什么？这院里的屋里的哪一样家私来路不明，你指出来，指出来嘛！你徐仕荣在我们村里富得都往外冒油了，原指望你带领大伙儿找一条致富路的，你偏占着茅坑不拉屎，村里修学校修路大事小事你什么时候积极过？铁公鸡一毛不拔。”村长缓和一下声音，重坐下来，“现在来点扶贫贷款，你就苍蝇逐臭似的赶着追着。什么叫扶贫？你懂不懂？你比李二根杨万全们如何？需要扶贫帮困的不是你这一类吃香喝辣还装穷卖困的人。你以为，国家的钱多得没处放啦！”

“我屋里有多少钱那是我自个儿用汗水挣来的，与别人屁相干没有，要说钱，我徐仕荣揩屁股的手纸都是钱，可我不服气。国家的钱就是露天坝里的饭，别人能吃，我不能吃？这分

明是玩弄权力挤兑人嘛！”徐仕荣理直气壮，不甘示弱。

“徐仕荣我告诉你别耍无赖！”

“我就要无赖，你吃得了我？吃得掉肉吃不掉骨头，我不信你李炳银是吃人的日子里过的！”

“我就不给你小额扶贫贷款，告去吧你，政府法院随便你告去，休想从我这里麻麻眨眨的贷款，你扔石头砸天去吧，你能哩！”

“我偏要贷！”

“我不给，村长是我当还是你当？”

“这村官儿难道是你祖传的？！”

一高一矮两人像两只斗鸡一下子站到一块，瘦小的徐仕荣急切地看围观人群，精瘦的小拳头一上一下做自卫动作。

祖支书一直一声不响地蹲在墙角吸烟，这时便磕掉烟锅里的烟灰，满脸笑容站到徐李之间，左右手分别轻轻扶在二人宽窄不一的胸膛上，说道：

“互相忍一忍，忍一忍嘛，和气生财。有事大家坐下来慢慢商量，平心静气天大的事也能商量好，有理不在声高对不对？”

“我听支书的。”徐仕荣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下不来台的人找到了楼梯脸上一阵欣喜，拉祖支书坐到屋檐下，忙递给支书一支过滤嘴烟。

李村长悻悻拾起扔在地上的烟杆，重新装上一锅烟，大口吸着。

“关于小额扶贫贷款，”祖支书面带笑容，像在述说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招集大家来的目的，也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事就得搁一搁，等我们商量出切

实可行的办法，再通知大家。”

人群里就吵嚷了，一人说：“有什么好商量的，当官的十条路，九条民不知，什么事不是你们说了算？”

“什么话？放屁不粘胯啦，”支书说，“说话得注意分寸，共产党的官是为百姓服务的，谁说的也不算，百姓说了算。今天就散会了。”

海山现在才明白，父亲他们原来是开会，会有这种开法的吗？他担着水桶和吵吵嚷嚷的人群往外走，看见徐仕荣和祖支书肩挨肩走走停停地小声说话，想起徐强富叮嘱过的事。他追上去，两只铁皮桶子晃动的尖啸响声惊动了徐祖二人，他们惊讶地瞪着他。

“徐叔！”

“干吗你想！”老徐警惕地站到支书背后，想想不对劲又忙挺身而出，却满面惊慌。

祖支书不满地斜一眼徐仕荣，眼皮儿连闪脸上就堆满重重叠叠的笑，鼻孔里两撮毛笔尖似的毛一颤一颤的。说道：“海山，回来啦，明俊和你一块回的？没有？肯定去他大伯家啰。明俊不像你，太贪玩，我常教他向你学习哩！”

“哪能呐，明俊学我就学坏了。”海山一笑，转脸对徐仕荣说：“强富说，他今天不回来了，他说他……病了……对，感冒了，骑不动车，明天回来。”

“噢。”徐仕荣如释重负，“嘿嘿，你说强富不回了，不回？今天星期五是不？他不回了！”老徐像刚猛然醒来一般，睁大眼睛瞪着海山，“不回我那些活儿谁干，他娘的一到星期五就生病，这病还真准时。请猪贩子捎个信就想蒙我，他没翘尾巴我便知道他拉什么屎！”